

台胞抗日文獻選

新編

王曉波 編

台灣史料新刊

《台胞抗日文獻選新編》

《台胞抗日文獻選新編》

編者 王曉波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通訊處 (一〇六)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二二三號六樓

電話 (〇二) 二三二一八五五二

傳真 (〇二) 二三二一八六一一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定價 三五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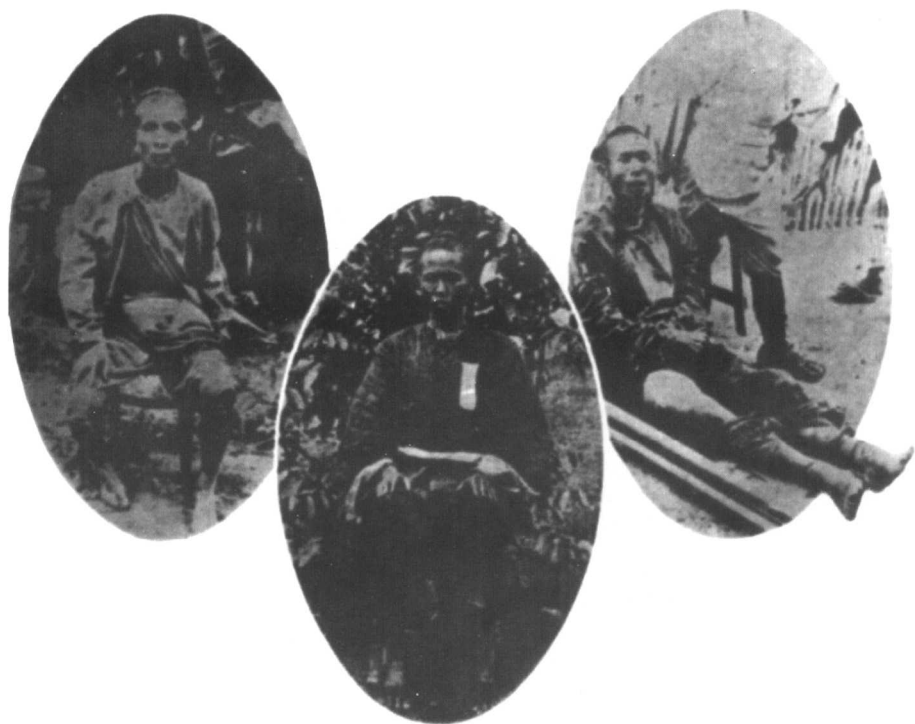
劃撥帳號 一四六八九二三六 方守仁 帳戶

ISBN 957-9922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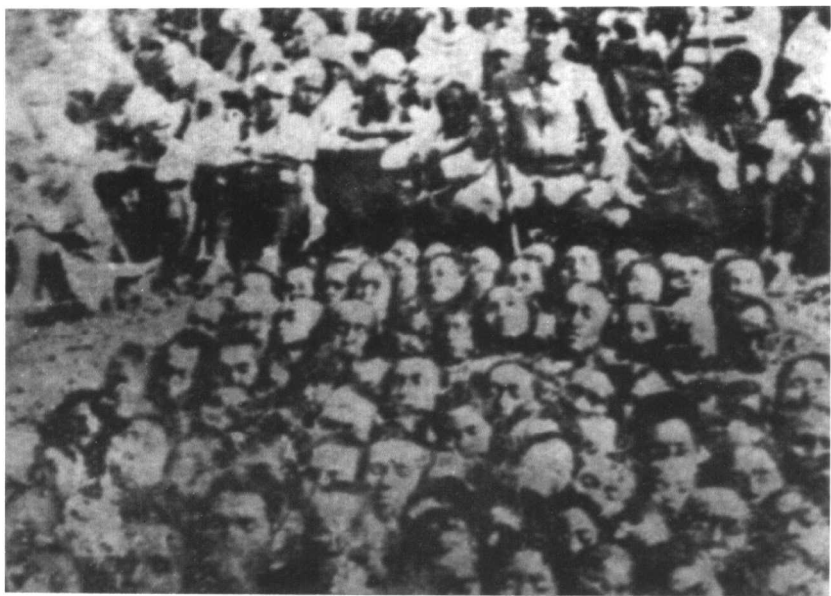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台灣台中人，祖籍廣東。台灣割讓，率紳民函電清廷力爭，並首倡抗日義舉，以眾寡不敵，乃潛歸廣東，仍念念不忘恢復大業。其後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在廣東屢仆屢起的舉事，丘逢甲均極力庇護黨人。民國成立，被選為臨時政府參議員。



←連雅堂（一八七八～一九三六），初名允斌，後改名橫。一生為維護民族文化而努力，在台灣從事報業，成立詩社，贊助文化協會，不遺餘力。為了民族歷史文化的保存，個人窮十數年心血，撰寫《台灣通史》，以文章啟發愛國思想，激起台胞抗日光復的思潮。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的抗日義勇軍領袖黃傳枝、林少貓、簡永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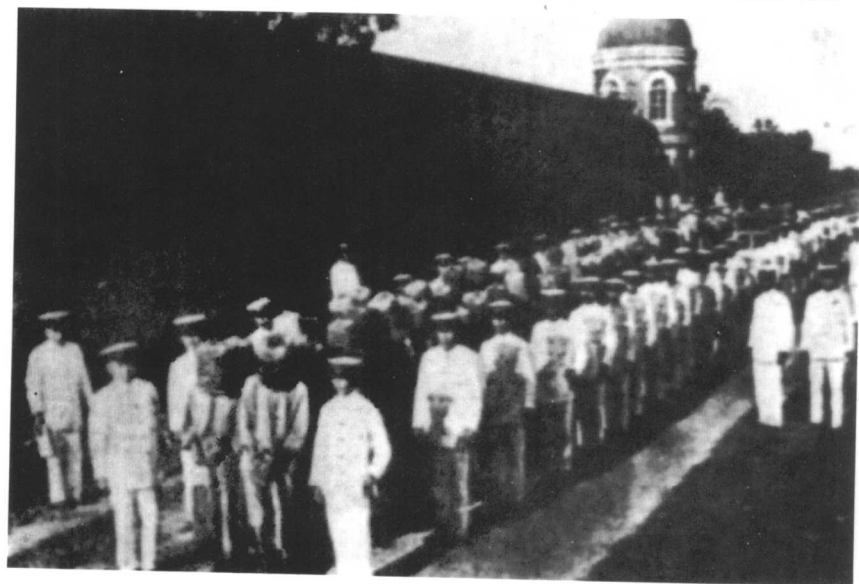


↑日軍屠殺無辜原住民，砍下霧社原住民頭顱，堆積如山，慘不忍睹。

→率領近衛師團侵入台灣的能久親王，被義軍義民刺殺，死於台南。



→反
日志士
余清芳
等被捕，雙
手後綁，由
日警監
押遊街
示眾。



↑囚徒被押赴法院受審，頭上都戴一種竹籠，不使人見其真面目。

台灣抗日英烈浩氣長存

《台胞抗日文獻選新編》序

王曉波

《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已經出版了十五個年頭了，回首這十五年來，不禁令人有滄桑之感，蔣家政權的瓦解，皇民化階級復辟的「寧靜革命」，台獨分離主義從當年的階下囚，儼然已成了今天台灣的新主人。「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又如何不令人有興亡之嘆呢。

歷史是一條串聯昨天、今天到明天的因果鎖鏈。今天的「果」來自昨天的「因」，明天的「果」又是來自今天的「因」。這條因果鎖鏈把過去未來長長的聯結起來。我們不是歷史宿命論者，但我們相信歷史有其規律，但除了客觀規律，歷史還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留下了空間，也只有在其留下的空間中，人的主觀能與客觀「互動」和對話。

十五年前，根據歷史客觀規律的認識，我們知道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才是未來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感情和理論的根據，也是對抗皇民化、美國化分離主義的基礎。雖然我們知道戰後的台灣分離主義來自強有力的美、日背景；但是，我們也知道，六〇年代中國核武化已爭取到了自己獨立建國的能力，七九年後的開放改革，中國經濟的崛起將會一步步的前進。做為一個中國人，對未來中國的復興，我們有客觀的判斷，也有主觀的期望。在客觀上，我們判斷分離主義的不可能，在主觀上，我們也無法接受分離主義對中國的背叛。

並且，我們還知道，在台灣當局，對台灣抗日史的漠然和扭曲下，在政治上的分離主義一旦被鼓動為台灣二千一百萬人的主觀願望時，又不能有客觀條件的配合，主觀願望與客觀事實差距太大之時，就會有悲劇的產生。一百五十年來，台灣人民和全體中國人民一樣，我們有太多的悲劇了，我們不能再由對客觀事實的無知來製造悲劇了。在客觀上，我們知道悲劇不可避免；在主觀上，我們卻不忍悲劇的發生。並且，人們也只能從知道悲劇之不可避免中，把自己從悲劇中解放出來。

但是，當人們陷入一種不知道自己的悲劇是悲劇的悲劇中，那是無法自我解放的，因為「無知之惡甚於有知之惡」故也，人只能以知識來自我解放，沒有自

我認識的知識，又如何能自我解放？

要使人們無知於悲劇為悲劇，那就必須消除其自我認識的知識，斯之謂「亡人之國，必亡其史」。台灣人遭日本人亡史五十年，光復後又因反共戒嚴之故，台灣近現代史又幾乎被監禁五十年。

基於以上的認識，十五年前，在尉天驄老哥哥的支持下，帕米爾書店出版了一系列的台灣史叢刊，《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即其中之一。在該書的編序中，曾有以下之告白：

我們之所以在這個時候，編出這一本書來，除了台灣歷史研究的目的外，也是有鑑於目前民族精神的低落之故。如何振興民族精神，我們相信民族精神乃是寓於民族歷史之中的，不了解台灣先人抗日的歷史；又如何培養台灣子弟的民族精神？這是我們編這本書的動機，也是必要向讀者告白的。

被蔣家政權抹殺的不僅是近現代台灣史，甚至是整個近現代中國史。「外抗

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變成了「文藝節」；整部國民黨革命史變成了一部「蔣介石傳」；全民的八年抗戰只剩下一個「民族救星」。在蔣家政權下討生活的官僚政客、御用學者們，吹捧蔣氏父子猶恐不及，又有誰有時間去招惹涉及國共內戰意識型態的台灣近現代史呢？甚至，以統治階級的傲慢壟斷中國抗日史，又如何能讓台灣抗日史分享抗戰勝利的歷史的光彩？

不管我們如何孤臣孽子、苦口婆心，總是「蚊子叮牛角」，撼動不了蔣家統治的傲慢。台灣子弟的民族精神無以振作，甚連民族認同也發生了「異化」。這是我台灣同胞四百年來未有之奇，更是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未有之怪！

一九九五年四月，《馬關條約》百年，台北突然來了一批當年日本統治者的後裔，來參加「學術討論會」，另一些皇民化階級的後裔則在街頭遊行「告別中國」以示歡迎。

一九九五年十月，在當年台灣總督府的廣場前，居然出現了一場慶祝「終戰」五十年的颯舞大會，從此台灣的「光復」不見了。

一九九七年，竟假借「本土化」、「認識台灣」之名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除了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現代化豐功偉業外，不但抹殺台胞以六十五萬人鮮血所寫成的台胞抗日史，甚至連日本統治者自供的屠殺抗日台胞的人數紀錄也要縮

水。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竄改日本歷史教科書，我們不贊成，但能理解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但是，台灣人要為日本軍國主義掩飾對台的血腥殖民統治，而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這是什麼立場，實令人匪夷所思。

《台胞抗日文獻選編》是一本工具書，十五年來，提供了不少學者在做研究上的方便，也在「皇民化」之外，為學者提供了另一個台灣抗日史側面的選擇。這本書在市面上早已絕版了，並且，天驄老哥哥是文人，不是商人，帕米爾書店在他的經營下，也難以為繼，無法再版。並且，當年出版這本選編時，我們就說了：

不可否認，台胞非武力抗日運動中，在當時的流行下，曾經使用過大量的這種「左」的語言，也留下了大量使用這些語言的文件。雖然，對一個研究思想史和台灣史的人來說，這毋寧乃是一種自然的情形。然鑑於目前台灣政治禁忌的現實，這一部份的文獻，我們都沒有編入。但是，在這項政治禁忌消失之後，這部份的文獻是應該補足的，否則，對台胞抗日史來說，畢竟是不

完整的。

十五年後，台灣政治禁忌的現實改變了，一些日據時代左翼抗日團體的文獻，包括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等等，在這一次再版時，我們都已補入了。這些文獻我們已難以取得當時的中文原文，而只能根據日據時期出版的《台灣警察沿革誌》所收錄的日文譯文重譯為中文，中文譯文採用的是林書揚先生等的譯本，並特此致謝。

除了補入了左翼文獻外，我們又把原選編的附錄取消，並且在目錄的秩序上做了一定的調整。所以，在再版之時，我們也把書名調整了一下，名之曰《台胞抗日文獻選新編》。

雖然，今日台灣舉世者滔滔皆是，但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我們再版這本新編，除了學術的理由之外，我們也是有意的為台胞抗日的先烈先賢們留下民族浩然正氣的紀錄，以待否極泰來之時發揚光大。只要我台灣人民的民族正氣一日浩氣長存，我台灣抗日英烈的精神就一日不死。謹以耿耿此心，告台胞抗日英烈於在天之靈。是為之序。

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

民族精神寓於民族歷史之中

《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序

王曉波

近代中國之大患，厥為日、俄兩惡鄰，故近代中國人民與日、俄帝國主義之鬥爭，也是可歌可泣的。尤其台灣受到日本五十年之殖民統治，在殖民地上，與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更是豐富。

這些經驗，於今日就是歷史。從近代世界史的觀點來考察，反抗帝國主義而形成的民族主義，最高漲的地區，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這也是一般所說的，「失去了祖國的人方知祖國之可貴」。

在這五十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過程中，台灣同胞留下了許多抗日的可歌可泣事蹟，也留下了大量的抗日文獻。從一八九五年開始，特別值得注意

的是，台胞抗日運動並沒有正式的祖國政府的支持，完全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其不但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先鋒，也是世界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先鋒。

台胞抗日運動應有二種形態，一是初期的武裝抗日運動，一是後期的非武裝抗日運動。從《馬關條約》割台之後，「台灣民主國」成立，是為武裝抗日之始。從「台灣民主國」成立，到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劉永福離台，這一階段的武裝抗日運動即告結束。接著是全台義勇軍蠶起，最有名的是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虎，南部林少貓，驍勇善戰，士氣如虹，號稱「三猛」。但終在實力懸殊下，經過七年的奮鬥，至一九〇二年五月，林少貓被殲滅，第二階段的武裝抗日運動也結束了。

第二階段結束後，正式的大規模的武裝抗日運動就不再發生了，但局部性小規模的裝抗日事件仍不斷，如「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羅福星事件」、「噍吧哖事件」。這些事件，時間短、規模小、性質秘密，除了事後的口供外，不太容易留下正式的文獻。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日軍再度瘋狂屠殺，無論男女老幼，達三萬人之眾。這是第三階段的武裝抗日。「噍吧哖事件」之後，除山地同胞的「霧社事件」外，基本上，大規模的漢族台胞的

武裝抗日運動就不再發生了。

鑑於武裝抗日運動失敗的慘痛教訓，開始了台胞的非武裝抗日運動。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將台胞非武裝的反抗運動稱之為「台灣社會運動」，而分為：「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勞働運動」等。這種分類是包括意識形態的分類在內，因此，顯得紛雜和含混。本書的分類則按照運動的目標分為「文化運動」、「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政黨運動」、「抗日台胞在祖國」及「農民運動」、「勞工運動」。

從本世紀的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的台灣思想運動，並沒有脫離世界思潮的範圍，而此時的世界思潮，不可諱言，是民族自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潮。民族自治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即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並言，二十世紀將為民生主義擅場之世紀。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對台胞非武裝抗日思潮有重大的影響應為不爭之事實。再者，當時日本國內亦瀰漫著社會主義思潮，並且，社會主義者和政黨對殖民地台

胞的反抗運動持有強烈的同情，這也是引導台胞抗日思潮傾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因。

列寧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孫中山也有「以俄為師」之語，其他世界上的大文學家、大思想家也紛紛表示對社會主義抱以極樂觀的期望，而與後來懷疑批判的態度不同。

在這樣一個二十世紀世界思想史的背景下，台胞的抗日運動的思潮，也混雜著各式的社會主義思想，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或民生主義，並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光復後的台灣，卻成了一項極嚴重的政治禁忌。

不可否認，台胞非武裝抗日運動中，在當時的流行下，曾經使用過大量的這種「左」的語言，也留下了大量使用這些語言的文件。雖然，對一個研究思想史和台灣史的人來說，這毋寧乃是一種自然的情形。然鑑於目前台灣政治禁忌的現實，這一部分的文獻，我們都沒有編入。但是，在這項政治禁忌消失之後，這部分的文獻是應該補足的，否則，對台胞抗日史來說，畢竟是不完整的。

為了彌補這一項遺憾，我們收錄了《台灣省通志》中的〈台灣農民組合〉和〈台灣勞工團體〉二篇文字。至於〈共產主義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就只有待之來日了。